



老家包李岙

□李洋江

我的老家在鄞州区邱隘镇汇头村包李岙自然村。这个村不大，六七十户人家聚居在三面环水的一片空旷的田野上，村里人九成都姓李，很显然，这个村是聚族而居，家家沾亲带故的。

老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村口的河埠头有一棵巨大的香樟树，亭亭如盖，虬枝横斜。粗大的枝干伸向河面，宽大的树荫笼罩着整个河埠头。这棵香樟树是包李岙村的一个标志，从小到大，每次去老家，走在路上，远远地看见它的枝叶在风中招展，就知道老家快到了。它就像村庄的主人，立在村口，张开热情的双臂，欢迎我投入它的怀抱。村里的老人说，这是村里的风水树，它很有灵气，就像守护神默默地庇护着这个古老的小村和它的子民们。

说是老家，我却从未在包李岙生活过，只是逢年过节才会随父母去看望一下爷爷奶奶。但是，每次去老家，总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因为我总是搞不清村里人的辈分。小时候，在村里碰到那些年纪很大的人，我会按习惯叫他们爷爷、伯伯或者叔叔，可是父亲过来纠正我，说倒是他们该叫我叔叔的；有时候，我叫与我年纪相仿的人的名字，父亲又教导我说，该叫他们叔叔的。所以，称谓问题常常会让我感到尴尬。现在才知道，称谓问题的复杂性，正好说明了这个村庄历史的悠久和族人亲缘关系的丰富性。

说到老家，就不得不提到我的爷爷。我爷爷在老家曾是传奇一样的存在。他曾经是上海招商局(轮船公司)的水手，足迹遍布东南洋，是个跑过三关六码

头的人。因为他见过大世面，为人又正直公允，急公好义，因此在村里广受尊重。此外，由于当过海员，他懂得天文地理，尤其是能精准算出三江口每天潮水涨落的时间，这在科学不够昌明的当时，十分受村民的追捧。村民有事都请他出面主持公道，而他也把维护全村的公平正义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一年365天，他天天都是全村起得最早的人。起来后，先给自己沏上一杯酽茶，然后捧着茶壶绕全村走上一遍，就像一个酋长在巡视他的领地。看到哪家门口的家什没摆整齐，便停下来归置一番。往往天放亮后，就有被他拾掇后的那户人家的主人匆匆赶来，当面向我爷爷致谢。更被村民引为谈资的是，有户村民的两个儿子分家，兄弟俩都觉得自己财产分少了，争执不下，一起来找我爷爷评理。我爷爷坐在中堂，捧着茶壶，垂着眼帘听兄弟俩争辩，待兄弟俩争辩完毕，我爷爷抬起头，睁开双眼，站起身来，赏了兄弟俩一人一个耳光，转身回到厨房喝酒去了，全程没说过一句话。第二天，兄弟俩的母亲来向我爷爷道谢，说这两个耳光打醒了兄弟俩，现在平和地分好了家。

老家有我们的祖屋，一溜儿五间楼房。其中的四间是我的叔叔和堂伯的，还有一间是我父亲的。这五间祖屋据说是我父亲的爷爷盖的，这样一算的话，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世纪老人，外表古旧黝黑，开间又很深，从

窗口往里望，黑咕隆咚的。父亲常说，祖屋是我们的根，它一代一代地从上辈传下来，等他老了，那间祖屋该由我继承。可是我心里想，祖屋对我只是一种象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又不会回老家去住的。

我的两个叔叔也早就不住在祖屋里了。而那几间祖屋也没有空着，租给了来打工的外地人。因为有人住着，祖屋显得有了生气。我心想，祖屋的这个现状最好。

后来有消息传来，说正在建设的东外环，正好从包李岙经过。政府已经决定，包李岙村整体拆除，村民异地安置。不久，村民们就搬离了包李岙，自己租房暂时过渡，等两年后安置房建好再入住新居。

再一次去看父亲的时候，他向我提出要去老家看看，算是对它作最后的告别。小小的包李岙村这时已经成为一个拆迁工地。我扶着父亲艰难地走到我们的祖屋位置，我侧脸看一眼父亲，父亲的眼角闪着泪花。最后我带走了一块砖。我相信，这块旧砖里一定保存着先祖们的气息……

两年后，安置小区盖好了，村民们都搬进了新房。父亲把政府分给他的那套房子让我继承。父亲说，祖屋对我们来讲是一种象征，中国人讲究代代相传，传下去的不仅仅是房子，还有血缘、人缘、情缘，更有历史、文化和未来。

午后三时雪上光

□童卉欣

朋友往日本一趟，去了家资费高昂，据说得提前一年预定才能住得上的名为“俵屋”的旅馆。

“俵屋”不同于标准化的星级酒店，主打历史感和个性。

它的建筑外形还延续着三百多年前江户时期日本贵族和富户居所的模样，内装修弃绝一切华贵绮丽的装饰，木椅、藤榻、竹帘、纸窗、书架、小几、陶瓶……素朴简洁到极致。电视机、电冰箱及所有现代电器产品，都被巧妙地隐藏在竹篾编制的隔墙和挡板内。

旅馆给你的惊喜，是你绕过回廊时，瞥见天井里的一树樱花，或者隔窗望向庭院，灌满眼的青苔与绿植。

安顿下来，朋友发现桌上有一张旅馆手册，约等于酒店的“入住指南”，手册醒目处写着“本旅馆的最大特色是午后三点钟，后院楼梯下拐角处，雪上的阳光。”

这个“特色”，当真是别致，却让朋友犯难。

他在日本行程时间短，每天都有公事或私事的安排，下午三点钟，不是要去谈业务，就是准备会朋友，不然也得去网红景点打卡。而这么贵的旅馆，他只订了两天，下午三点雪上的阳光，到底要不要去看？看，似乎不划算；不看，好像也不划算。

最后，朋友还是推掉了其他安排，选择去看雪上阳光，不能不说，好奇心占了很大分量。

两点多种，他就走到手册上指定地方，坐在楼梯处，静静等候。日影缓移，在莹白的雪和暗绿的青苔之间小心地划分着比例，让白的更白，绿的更绿。

这种大自然的调色游戏，诚然是细腻优美的，朋友承认，可是，他觉得，并没有惊艳到胜过他在中国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的雪上阳光。

直坐到四点钟，冻到手脚冰凉的他回了房。“嗨，最大特色不过是旅馆的文艺游戏或者营销噱头。”他说。

我心想：哪怕是噱头，也着实高妙啊！想一想，你有多久没坐下来，什么也不干，只是守着去看雪地上的一段阳光了？你又有多久，没有认真凝视过天空里的一缕云、一片霞了？你有多久，没去拥抱一棵大树？甚至你有多久，没认真读过一首诗了？

现代人永远都在忙碌，在地铁站、写字楼、酒店、学校、公寓……兜兜转转，哪怕朋友们坐下来吃饭等菜的时间，也是一人盯着一只屏幕舞动手指，仿佛有无数的人和事都比眼前的人和事重要，人与人面对面的时间大大减少，更遑论人与自然、人与美的交往，几乎被挤占得没有空间。

清风明月，落日辰星，霓虹溪流……纵美丽无边，谁肯认真去读，又有几人愿意拿出一个钟头清空自己，去对着它发呆，似乎它们唾手可得、取之不竭、永远都在，所以不必珍视。

若非酒店强调它是“最大特色”，你一定是会错过的。错过一次，错过一年，不知不觉错过一生。

梭罗说：我们为肉体的食粮花掉很多钱，对我们的精神食粮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把这句话里的“钱”，换成“时间”，也一样成立。

梭罗还说，灵魂所需的必需品，一件也不需要钱去买。

可是灵魂的必需品，还是必得用时间去换，比方，比方，午后三点雪上的阳光。

总第7219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 essay@cnnb.com.cn